

危山佛语

□田茂国

一个北风微吹的日子，寒意阵阵尚未有春天的气息。

“去危山。”儿子问去哪玩，我未加思索地说。总是禁不住危山佛界的诱惑，虽然来过多次，但我还是再次来了。万木静默，还未有春的喧闹，在这样一个日子来，更能感受到禅意的清净。

车一路狂奔，越过绣源河，伟岸的佛影已映入眼帘。总是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搅扰了山林的清净，把车停在了山下。

黛色渲染了山林，瘦瘦的虬枝彰显沧桑，枝权之间有红墙绿瓦若隐若现。这景色恰与我意念

中的禅境相合，静谧、简洁、沧桑、厚重。

穿过山门，幽静的气息涌了过来，没有绿叶鲜花争艳，更能体味清静无为的禅境。林中的小路随山就势，起伏跌宕，或台阶、或沙砾，这是佛者的有意所为吧。正如人生，有喜、有悲，有高潮、亦有低谷。礼佛从进入山门开始，一点一滴地体会，佛的智慧其实时时刻刻就在身边，能不能感知，能不能领会，全凭自己的感受。

路边的小溪干涸，树叶腐草覆盖，妻说：“如有溪水多好。”我没有回答。有水自是一番景致，无水更有别样意境，季节变换自

有景致相合，有意为之无益于自然。水好动，不属于这个静止的节气；纵使有，刺骨的寒意又有谁会去亲近它呢？

穿过那片山林，高高的楼阁映入眼帘，红柱黄墙，四角飞檐，古色古香。微风吹来，四角的风铃静语，钟声悠扬。是在告诉我风的存在吗？还是风在告诉佛我的到来？我想，都是吧，抑或都不是。

静静地，静静地站在佛前。在佛的面前，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感受到佛的无私与宽广。凝视佛的眼睛，自有灵犀，不论站在哪个位置，佛都不是看着自己，佛俯视众生，不在某一人，某

一物，而是芸芸众生，天地万物。香火缭绕，意境深远，那叮当之声可是佛语，是《金刚经》？是《心经》？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经自心出心自清。

踏进寺门，有“止语”两字，我轻轻告诉儿子，“止语。”儿子回了我一句，“不，是语止。”看来，我的提醒反而成了多嘴，儿子是故意反着说，还是让我闭嘴，不得而知。佛门净地，我没有再说话。过后，也没有再去问儿子。

回来后，我查了“止语”两字的意思，不曾想，这么简单的两个字竟含有如此深奥的哲理。止

语，是一种禅的修行，是一种无言的境界，俗称“闭口禅”，提示自己禁语，避免话多过失；约束自己事事忍耐，慢慢地就会做到“不见他人过，只见自己过”，就会懂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人心”，心无旁染。真是禅理无处不在，佛意如影随形。

在生活中，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禁语，我们需要工作、生活、交流。我想，止语的禅意是让我们少一些牢骚与怨言，多一分自责与自省吧。这使我想起几个富含哲理的词语，沉默是金，顺其自然，闭门常思己过，不知是否相通，权当是一次感触吧。

日伪时期的普集火车站

文/片 于夫

1904年6月1日，德国人修筑的胶济铁路通车，成为了济南连接滨海的交通大动脉。自济南向东55公里处，普集火车站应运而生。普集火车站是胶济铁路穿越章丘境内四个火车站（龙山、枣园寺、明水、普集）之一，位于铁路线北。主要由候车室、售票室、值班室、信号室、站台、货场仓库等建筑组成。
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日本先后攻占青岛、济南等地，并乘机取代德国霸占胶济铁路。日本侵略者在普集火车站大兴土木，把普集火车站建成了一个军事碉堡、铁路运输、经济掠夺的重要据点。

军事碉堡，当地群众称它为炮楼子。炮楼子位于火车站西，圆形，内径约20米。红砖建筑，洋灰（水泥）勾缝，内部白灰泥壁，十分坚固。圆壁上布满了内口大外口小的枪眼。笔者少年时代经常去早已坍塌了的炮楼子捡拾弹壳和子弹头玩。炮楼子上的红砖质量也特别好，规整平滑，细腻沉重，没有沙粒和气孔，拿回家后破碎磨制成大小不同的方形或圆形图章坯子，然后用刀在上面刻上字或图，用锅灰印在纸上玩儿。

从坍塌的炮楼子建筑形体分析，炮楼子可能分上、中、下三层，最下一层为地下碉堡。听老人说，炮楼子顶部有女墙，鬼子兵日夜在上面站岗放哨。火车站炮楼子是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兵

营。其西还有一些平房，驻扎着部队。侵略者经常带领伪军从这里出发，到南面的泰沂山区和北面的长白山区扫荡，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。

1937年春节过后，一小队日本寇向池子头村开去，把所有妇女集中在一大院子里，挑选36名，禽兽不如地进行轮奸。妇女中有11岁的少女，正怀孕的少妇，哺乳的母亲。她们有的当场殒命，有的不堪蹂躏，数日后离开人间。

1938年7月29日，日军突击相公庄，除战死的武装人员和民团外，全村男女老少有36人惨遭日军杀害。

1943年农历六月三十凌晨，一股日军闯进海套园村，烧杀抢掠，共杀死村民11人，强奸妇女20余人。驻扎在普集火车站的日本每次出发扫荡都要烧许多房屋，杀许多百姓，许多妇女被蹂躏糟蹋，其滔天罪行，罄竹难书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日兵撤出普集火车站，炮楼子被愤怒的村民群众扒拆。

普集火车站铁路线南是一座小山，名字叫蛇凹山。山南是逶迤莽莽的泰沂山脉。在日军占领时期，大山中活动着许多抗日武装力量。他们经常出没在胶济铁路沿线和普集火车站附近，袭击日寇岗哨，扒撬铁路钢轨。为了保护普集火车站的安全，日寇便在小山下沿铁路线挖了一条壕堑，名曰“护路壕”。护路壕深约3米，宽约5米，长约500米。壕两边是竖立的铁丝蒺藜网，鬼子



普集火车站

旧时普集火车站

兵牵着狼狗日夜巡逻。护路壕一直到1980年前后还存在，被农民耕种。后胶济铁路修筑复线时被占用填平。

护路壕似乎没有挡住抗日武装力量的袭击，铁路线上的钢轨经常在夜间被扒掉，被抬到离铁路线较远的地方（官庄、阎家峪一带）被埋藏起来，最后转移到山区抗日武装的兵工厂，打造武器。日本鬼子的巡逻兵和据点岗哨也不时遭到枪击毙命。躲在普集据点中的汉奸王翻译和其小老婆在夜间也被人割掉了脑袋。

1938年5月中旬，共产党领

导的长白山抗日武装21中队根据第五军司令部的指示，统一行动夜袭普集日寇据点。21中队出色地完成了破坏胶济铁路普集火车站以西路段的任务，截断了明水据点铁路线增援，给日寇以极大打击。

在普集火车站还有一个很大的货场和铁路甩车线，除了装卸货运物资和军用物资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途，那就是装运旭华煤矿生产的煤炭。1920年日本在天尊院、官庄成立了旭华煤炭公司，掘井开矿，对这一带地下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。

特别是1937年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之后，更是变本加厉。为了运输煤炭，专门修筑了矿区通向普集火车站的铁路，从普集火车站货场上胶济铁路线转运至青岛，再装船海运至日本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日本侵华期间仅旭华煤矿经普集火车站运走的煤炭就达50多万吨。

另外，日本在普集火车站下还设有洋行，在普集镇大佛寺开设“少年训导班”，除军事占领之外，企图在金融、教育等领域内进行强化渗透，达到其灭亡统治中国的目的。

（接上期）

中医家。

第三十五节

金锁初试酒量

二嫚正好挑着扁担要出去挑水，看见金锁以及满意爹和娘来了。知道是金家来提亲，又高兴又害羞，放下扁担和水桶藏进厢房里不出来了。满意爹大笑着进家就喊：叔啊！我来了，俺今天是当媒人来了。房先生一看是表侄和侄媳妇来了，又看见金锁背着礼物在后面跟着，也就明白是提亲的来了。

“大满啊！你别说，老金家还挺会办事，知道咱爷俩的亲戚关系，让你和侄媳妇来保媒提亲，你说这亲事我能说啥呢！屋里请！”房先生高兴地把客人让进屋坐。

坐下不大一会儿，金锁就溜出来去厢房找二嫚了。金锁喊着“二嫚姑，我额叔让我给你带话来了。”二嫚听了说：“像小子，哪有你这样带话的，快进屋里来，小声和姑姑说。”

俺大叔说：“他借着花轿

了，是从莱芜的胡家庄子借的，你过门那天不用骑毛驴了，俺叔和俺爹要用花轿来抬你呢！”

真的，金锁，那太好了！俺庄好久没见有人用花轿来迎亲了。你大叔真好，哈哈！二嫚高兴地笑出声来。

按照垛庄的风俗，媒人进门，女方家不管对婚事同意不同意，都是要摆酒席招待媒人的。再说今天的俩媒人又不是外人，二嫚娘和爹就高兴地杀鸡摆酒忙活了起来。

满意爹解开包袱，取出狼皮，恭敬地托给房先生，说：“金家人勇猛，猎杀母狼一只，狼皮是祛风寒的宝物，敬献给您老，请表叔应允金额和二嫚的婚事。”

房先生哈哈大笑：“狼皮做礼物提亲，正中我的喜好！金额这孩子我已经和他很熟络了，二嫚跟了他，我们房家也放心。俩孩子早就认识，咱就免了咱这里小见面、大见面的程序，改天你就直接带了金额的生辰八字来，我们两家换庚贴先订了亲吧！”

满意爹高兴地道谢：叔啊！人家都说当媒人要磨嘴皮子，您看我这一张狼皮就“收买”了您，我这媒就算保成了！

我侄子可不得了，虽然年龄不小了，可也是个枪大刀杀鬼子的英雄，我这当叔的自愧弗如呢！你说这抗日英雄保媒，谁敢说个“不”字儿！房老先生打趣着说。

这时二嫚的弟弟大钢已经把房家的族人都请来了。有房老先生的两个哥哥，还有一个没出五服的叔叔房老黑，都先后落了座，和满意爹抱拳问好。

在座的几位，虽然年龄比满意爹大不了十来岁，但是论辈分满意爹不是叫大爷就是叫爷爷，在酒席上一点儿光都沾不上，被长辈们轮流劝着酒。酒过三巡就面红耳赤，说话结结巴巴了。有一位长辈打趣：“你们高家峪的人，酒量行吗？别办喜事时我们去你们村喝酒当客人的没喝醉，你们陪酒的反而醉了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□编者按

小说《记住乡村》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，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，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。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，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。

小说连载

57

记住乡村

金海湖